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負曝閒談 第十五回 入棧房有心學鼠竊 辦書報創議起鴻規

卻說當下黃子文對著時豪人道：「我要打什麼牌就打什麼牌，這是我的自由，你難道敢來干預麼？」時豪人口中尚在喃喃不絕，黃子文跳起身來，要過去揪他。阿珠連忙把牌推過一邊，上來解勸，把黃子文兩隻手拉住，嘴裡說道：「才是倪勿好，唔篤要勿動氣。」時豪人那邊，也有金慕墩解勸，兩邊這才罷了。又碰了幾副，方才聽見樓梯上登、登、登的響，娘姨喊聲：「錢大人進來！」眾人回頭一望，只見錢鬍子吃得醉醺醺的，連面皮都發了紫醬色的了，朝著眾人拱手，連說：「對不住！對不住！」一面脫下馬褂，在炕牀邊坐下。一個大姊遞過一支銀水煙筒。錢鬍子接過，拜著緩緩的吃水煙。一會兒又立起身來，看阿珠手裡的牌，一會兒又坐下去，看他忙得似熱鍋上的螞蟻一般。少停，將八圈莊一齊打畢，相幫絞上手巾來，眾人揩過。檢點輸贏帳，錢鬍子大贏，贏了三十多塊洋錢；金慕墩也贏的，贏了八塊洋錢；時豪人大輸，輸了三十多塊洋錢；黃子文也輸，輸了六塊洋錢。金慕墩知道黃子文沒有帶錢，便把贏的推給黃子文。黃子文也不同他客氣，就連餘下的兩塊頭，也一齊塞到褲子袋裡去了。時豪人卻只拿出十塊頭一張鈔票，兩塊現洋錢，算了頭錢；還有輸的十多塊洋錢，便與錢鬍子划過帳。

當下眾人立起身來，娘姨將檯子抬到原處，另外在牀前一張紅木四仙桌上放下四副杯筷、八個碟子，什麼火腿風魚之類。

袁寶珠上前斟了一巡酒，眾人略用幾杯，便吃稀飯。吃過稀飯，金慕墩拉著黃子文先走，錢鬍子趕緊起身相送。

卻說金慕墩與黃子文出了袁寶珠家之後，慕墩與黃子文作別，自回四馬路鼎升棧。黃子文坐了東洋車回到朋友家中安歇。

次晨起來，盥洗過了，便到四馬路鼎升棧，按著金慕墩所說的號頭，問明進去。慕墩正在那裡洗臉，見了子文，招呼讓坐。

慕墩帶來的家人送上茶來，子文接過，一面喝茶一面留神細看。

見慕墩被褥衾帳十分華麗；又見牀頭擺著裝夾板的大箱五六口，又堆著十幾只網籃，網籃裡頭東西放得滿滿的，可惜上面都蓋了油紙，瞧不出是些什麼。當下心中十分羨慕，暗想：「這小子從哪裡混來這些油水，我何不打打他的主意？」金慕墩洗完了臉，與黃子文寒暄了幾句，便問黃子文：「到上海有所高就沒有？景況如何？」黃子文支吾了幾句，卻細細地盤問金慕墩。

金慕墩是個老實人，便一一告訴他道：「兄弟出洋的時候，家裡帶了十年的學費，共是六千塊洋錢。到日本在鴻文學校裡肄了五年的業，便有人約到美國紐約去。到了紐約之後，把剩下來的五年學費，一齊買了金剛鑽。此番到了上海，賣了兩顆金剛鑽，已經歸了本，餘下的多是多是賺頭了。」黃子文聽了，不覺把舌頭吐了出來道：「老兄的經濟學問實在可以！兄弟佩服之至！」金慕墩也頗為得意。兩人又高談闊論了一回，金慕墩便約黃子文到雅敘園去吃中飯。兩人甚是相處得來，便分外熱絡，每天鬧在一處。金慕墩又是個大手筆，整把銀子撒出來，毫無吝嗇。黃子文又是羨慕，又是妒忌。

有天，黃子文欠了他朋友一筆賭帳，這朋友非常厲害，立等著要拿去。子文腰無半文，便想和金慕墩相商。到了鼎升棧，誰知金慕墩一早出門去了，就剩一個家人在房門口打盹。黃子文喚醒了他，問他主人的蹤跡，家人答稱不知道。黃子文甚是悵悵。家人見他與少爺相好，又時常來的，不得不款待款待他，當下拿了把茶壺，出房泡茶去了。黃子文立起身來閒踱，看見牀上丟下一件雪青紡綢夾襖，黃子文將它提起，瞥見夾襖袋裡，袋著一卷東西，抽出來一看，原來是一個紅簽信封，內套著一卷鈔票。黃子文又驚又喜，悄悄的把那卷鈔票藏在自己身上，又將夾襖丟在原處，慌忙走到剛才坐的那張椅子上，裝作不曾離開半步的樣子。家人泡茶回來，黃子文喝了，還留下一張字，寫著「過訪不值，甚為悵悵」的那些話，這才揚長走了。後來金慕墩不見了鈔票，自然要尋，又想著自己不加檢點，將鈔票隨便放在衣裳袋裡，脫下來又忘了，信手一擦，如今不見了也不能責問家人，也不能責問棧使，只索罷了。

黃子文得了這意外之財，雖是來路不正，卻也不無小補。

及至取出逐張檢點，有到二百十五塊洋錢。黃子文喜出望外，心裡想如何繳消它呢？便撇了金慕墩，與王開化、李平等、沈自由那些人混在一起。金慕墩見他驟然與自己冷落，疑心有什麼事開罪於他，叫家人請了他兩回他不來，只得由他；過了幾天，收拾收拾回廣東原籍而去。這裡黃子文可是花天酒地，徵逐起來了；看中了清和坊一個倌人，叫做花最紅的，接連叫了幾回局，又吃了一個雙台。李平等、王開化、沈自由那些人，雖是家無擔石，等到手裡有了錢，卻是視如泥土。黃子文更不消說了，況且他這洋錢是僥倖得來的，不上半月，便已煙消霧滅了。

幸虧五行有救，他有一個至交朋友，姓田名雁門，是廣州一個大富翁，家裡總有幾百萬銀子。小時讀過幾句書，於文理上也還了了，到了中年之後，墮了這維新的魔障，便維新起來。

先在農鄉開了個閱報社，又造了座藏書樓，掛起維新的招牌；再請人做了些論說詩詞之類，贅上自己的名字，寄到日本「新民業報社」「新小說社」裡，請他們刻在報上，好叫人知道他的名字。久而久之，聲氣廣通，在維新黨界限上，也算一個莫大人物了。黃子文出洋的時候，路過廣州，慕名去訪。二人見面之下，甚為要好，便學外國人換貼的法子，他送了黃子文一張照片，黃子文送了他一張照片，算是再要好沒有的了。此番因為上海後馬路一片茶棧是他本錢，擋手先生虧了客帳，他得著了這個電報，便以查店為名，帶了幾萬銀子，坐了火輪船來到上海，就住在那片茶棧裡。聽見人說黃子文來了，便派了四面打聽，有天打聽著了，便叫人拿了張片子去尋他。

黃子文這兩天正在「牀頭黃金盡，壯士無顏色」的時候，坐在朋友家中歎氣。忽然聽見有田雁門尋他的信息，便如天上掉下寶貝來的一般，趕忙跟了來人，來到茶棧裡。田雁門一見，便道：「黃大哥，你可想煞我也！我聽見有人說你在日本卒業回來了，到了此地。我天天派人去找，幾乎把個上海灘翻了過來，也沒有瞧見你的影兒。你到底住在什麼地方？在那裡做些什麼事體？」黃子文道：「不瞞兄弟說，我自回國之後，原想去運動政府，做一番事業，以盡我們同胞的一點義務。誰知到了上海，你也來請去當教習，他也來請去當翻譯。你想這些事我肯乾的嗎？他們卻拉住了我，抵死不放。我一想：也罷，上海是個通商大口岸，趁此調查調查一切情形，倒也不為無益，因此耽擱下來的。」田雁門便把自己到此查店的事告訴了他，便道：「我們別久了，須得痛痛快快的敘幾天才好。」一面喊了聲：「來啊！」進來一個漂亮管家，垂手而立。田雁門道：

「你去把黃老爺的行李搬了來。」管家答應了一個「是！」黃子文要過筆，寫了一張條子給他的朋友，前面說要搬到後馬路茶棧裡的緣故，後面寫了兩三句「叨擾多謝」道謝的話頭，又注明了住址。一會兒車聲隆隆，早把黃子文的一個不滿一尺闊不滿三尺長的一捲鋪蓋，一個脫襌的皮包送了上來，黃子文看過無話。田雁門便叫在對過廂房裡排下牀鋪，預備黃老爺歇宿。

安排妥當，二人便一同出門閒逛。黃子文知道田雁門是個大富翁，心裡想沾他一片大光，便向田雁門開口道：「現在我們中國貧弱到這步田地，由於政治不能改良，教育不能改良，法律不能改良。其所以不能改良之故，一言以蔽之曰：無法以開通之。這開通有什麼法子呢？除掉看新書閱新報，再沒有第二把鑰匙了。愚兄打算糾合幾個同志，開上一片書局，書局裡面開上一片報館。書也有了，報也有了，所費有限，而獲益之處，就非淺鮮了。老弟，你是個維新魁杰，必明白這層道理。」

田雁門接著說道：「黃大哥，你的主意真好！我兄弟為國民公益上起見，哪有不贊成的呢？」黃子文歡喜到十二分。